七修類藁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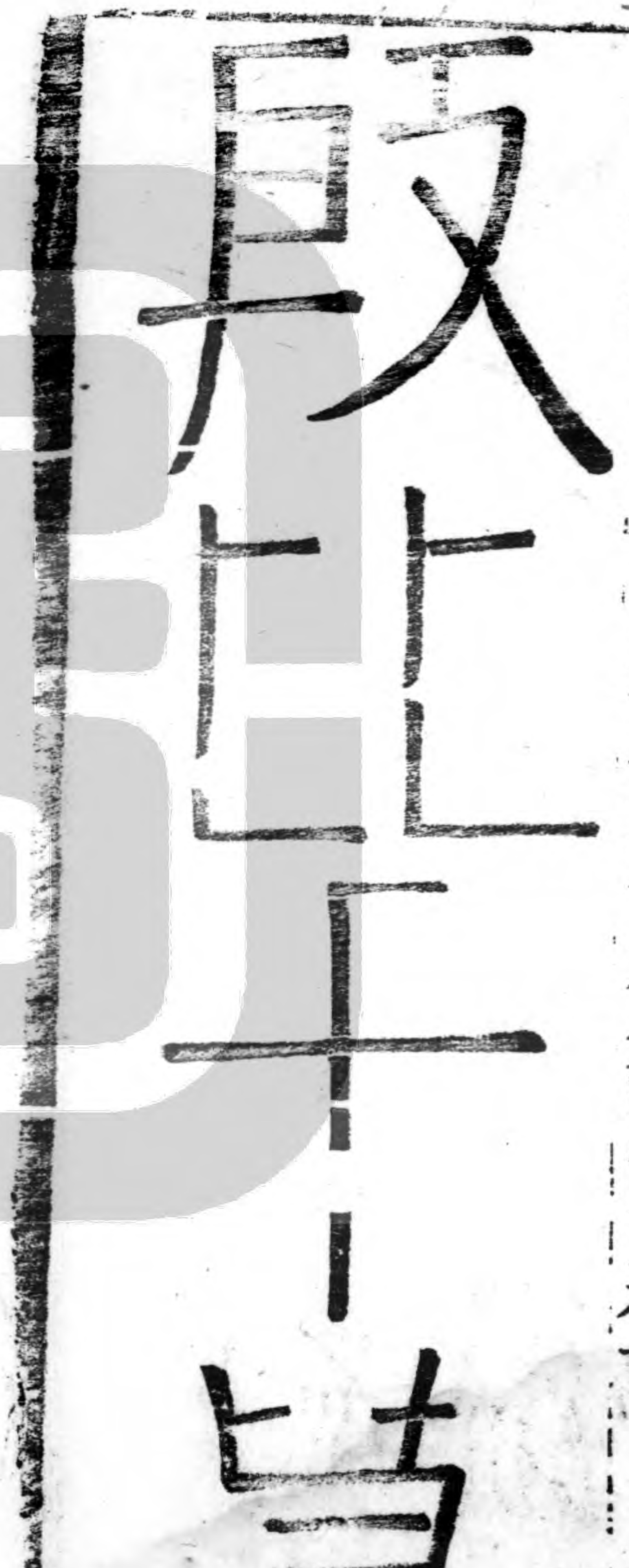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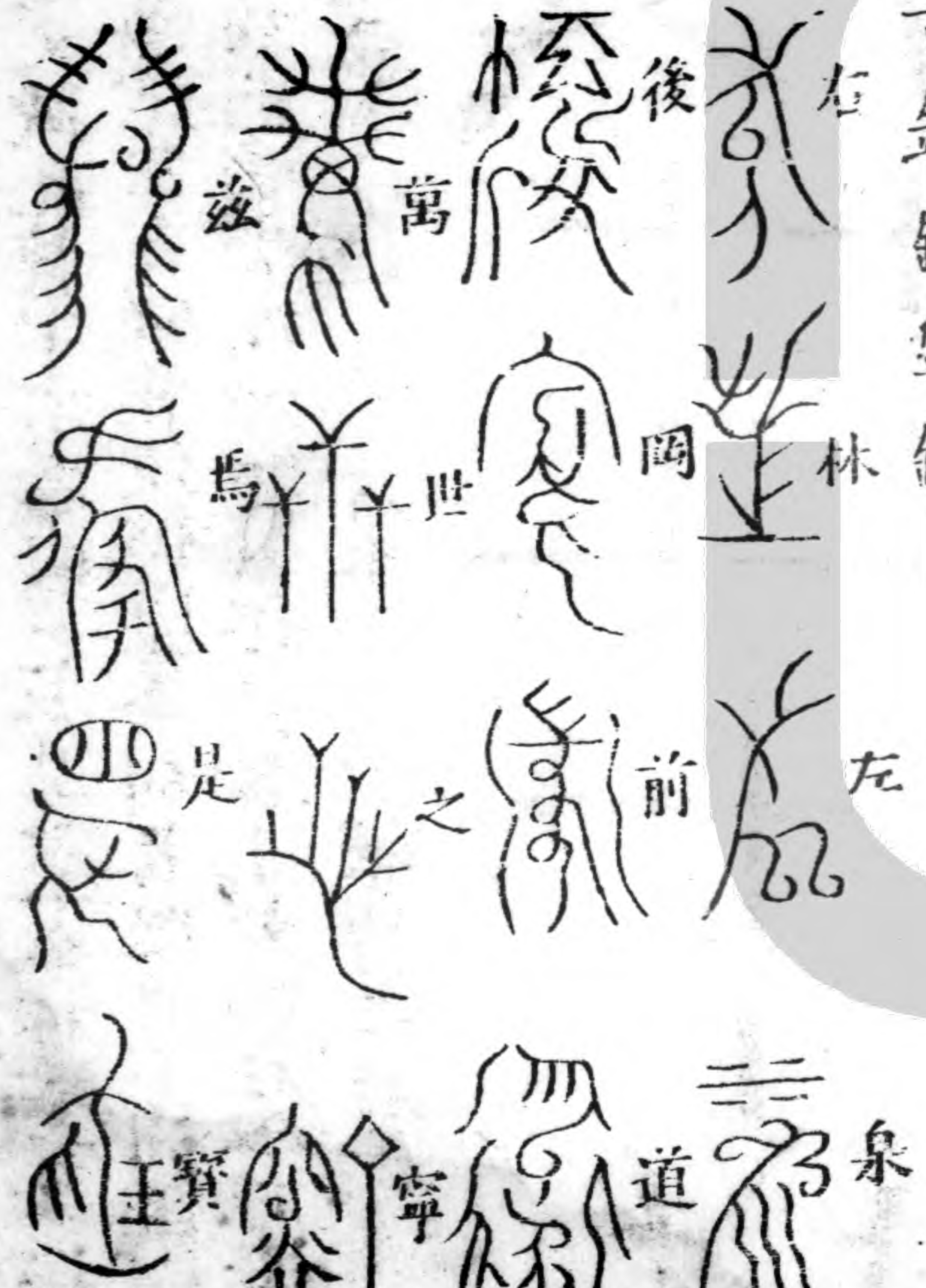
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爽止受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識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

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于禄譜以之又鈌此隸字不識録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診記也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録并汝帖所摹刻者適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体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左字本尤爲可笑因摹三等篆于左以獻博古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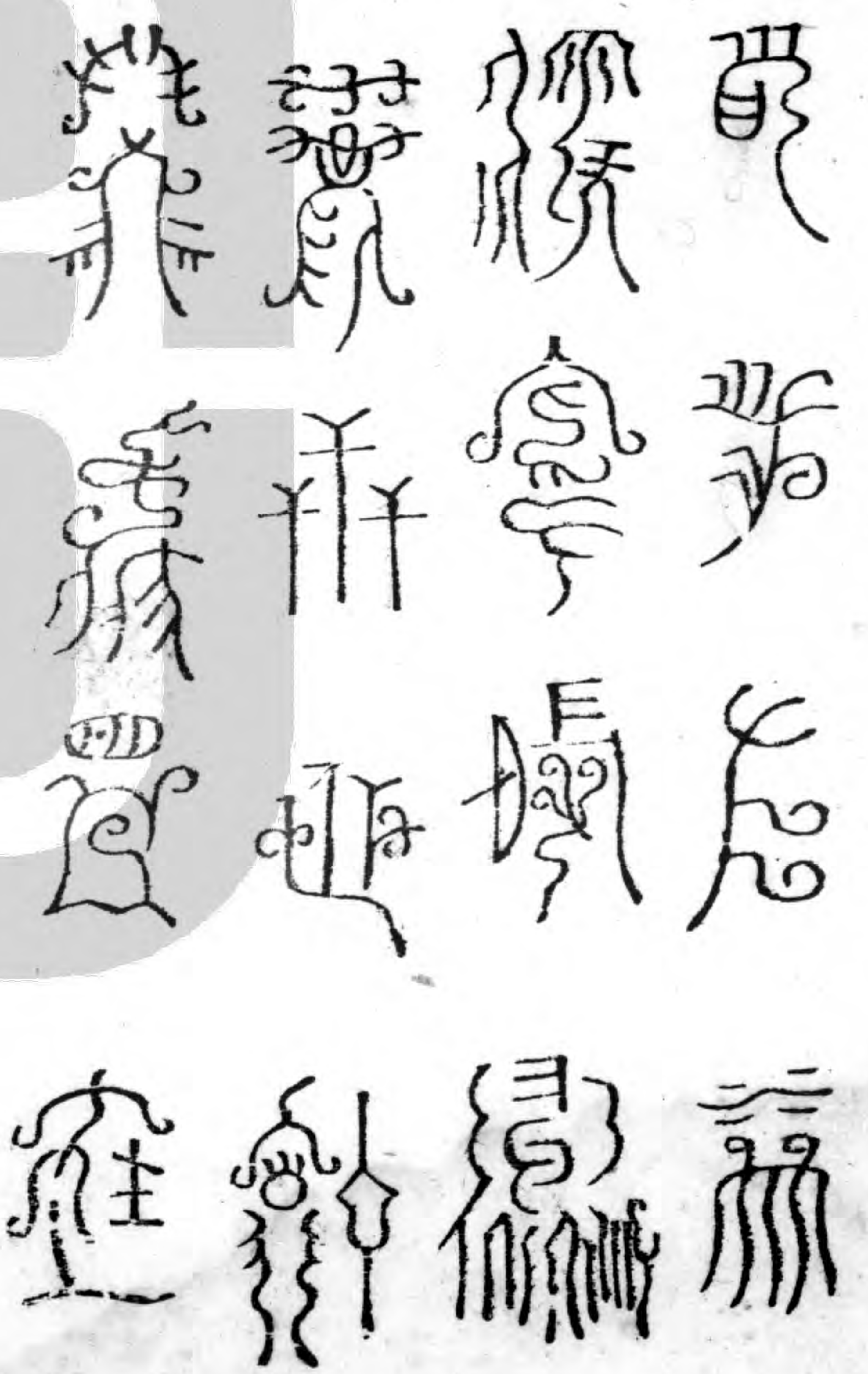


嘯堂集古録銅盤銘


右
林
左
泉
後
岡
前
道
萬
世
之
寧
茲
馬
是
寶
王

汝帖銅盤銘

釋同前



鍾馗

鍾馗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字也昨見宣和畫譜什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馗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論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考收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若琴論後當入古筆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一卷珍寶門

欠楚毋綠聖鏤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論欠藏經箋且珍寶後當設一羽皮如狐狢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豈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一一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僂儸

俗云僂儸漁義謂幹辦集事之称海篇訓儸字曰健而不德攝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銖傳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則知来亦遠矣

倫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倫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倫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　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一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盡管仲遂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

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爲三傑而不知唐亦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傳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特號三傑宋程顥爲鄠縣簿張山甫爲武功簿朱光庭爲萬年簿關中號爲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爲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聖賢鬚目

國朝何侍郎（孟春）冬餘序録載黃術固曰偶考聖像無鬚作宗廟小影爲真又列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而伯冏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冏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見其荅林德夫劉季章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右目矣又曰左目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失明處多也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也大聖賢之儀形寧有不知所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國間例復舊官山谷有詩十首其一爲東坡云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與取儋州禿髮翁則知坡老無髮矣又其妹戲坡曰欲扣齒牙無處

覔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滁陽王之子其錐同

大祖取和州而戰汶張天佑亦同

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彼時滁陽尚在為主事屬滁陽郭張并我

太祖不過倶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曾受命於

太祖也何可入功臣錄中

烏尨

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音忙）也吠爾雅曰尨犬也然尨字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士常吉倣符犬名烏尨蓋黑狗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尨語今人以張然殺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爲烏龍邨寫龍字尤可笑可笑

懂子秋風

蘇杭呼痴人爲懂（多讀平声）予累見人又或書獃騃二字雖知書如杭徐伯齡亦以懂字爲是予考玉篇衆書無懂獃二字獨騃（精背）字說文云馬行仡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騃字皆作獃獨海篇載懂獃二字亦曰義同騃字是知懂獃皆俗字也嘗閱小児一云阿懂雨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泰之演蕃露鄭獬字毅夫守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獃與爺祝壽獻棺材近來髣髴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亦有來歷又俗以干人云打秋風予累思

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豊熟之豊然後知二字有理而未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旣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奔温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爲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曰温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見庾貌才姿神奕遂改觀歡宴終日一曰卿但逕拜必無他也陶見之不覺仳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欲有限而鄙時流者豈才姿神奕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逕拜保無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庾詣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況二條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謝憺居官地名著爲憺之小字憺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爲王允之所聞允之吐被酣睡記爲王右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竒譎高尚穎敏之事為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

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黄公更廓曰廣鄭志又以黄公姓黄蘇州志又載角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角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黄非崔文義順也角里既稱太伯之後必吳人或寓居於軹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即肯来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應名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閣當作圈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耳北户録又呼爲孟公孟姥右有輯濯丞印輯濯舟官名

漢字會意錯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頻煩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撟以偃蹇兮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没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没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没之又以干心没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也陰重周仁傳其人陰重不泄謂暗客性重而不泄人言或以爲陰囊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諺語解

撓（音撓）踏取桔槔取水之義上以手撓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邋（音臘）遢（音塔）海篇云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鏖（歐字平声）轋（音遠）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昊（音烈）莫（音蒻拿讀挈若上声）苴（音鮓）傝（音塔）㑄（音亢充鞁欽反）（仲霤霤蒲迸霤霤反）等字多謂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傝㑄謂物不鍋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措大爲秀才者以其（舉措大之）遁也

銷金鍋

吾杭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跤趾開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云明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爲安南都護又建二銅柱於故處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群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遺兵數十號曰馬流今

柱沒海中賴此民以識故處（水經註同）據此則今所有必何履光馬摠者也故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銕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立又嘗聞有讖云銅柱折交人滅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耳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廣仁公勤四箴乃王邁貫之之作但西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白趙松雪誤書爲西山之作世遂成訛也辨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柰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觧黄海亭後跋已悉之矣剪灯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耶唐之軟巾

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称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

魌虎亦如蒙魌故也綉書以為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為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湏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边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為似尋鬧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為證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謡有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共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窓事犯

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酆都世皆以為假設之事乃為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措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為簑衣仙也覈此数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則何鑄子孫世為青盲而羅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豈非其證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録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同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洪容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爲書必不誤也何二子之語相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嘗記憶所知者荀子勸學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畧內中三年問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

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記又截五百言之後禮豈不至哉以下作自已極言禮之損益為禮書之結禮經聘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王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運家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戴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篇同且又重出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新書保傅前一段千六百言無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段胎教幾二千言又无也但其中大戴說巾車之處新書却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大戴揔為一篇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言人物生数一段又與鴻烈鮮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数百言相同列子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鷗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上之人好蜻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荅狐假虎威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若所同若不下二百餘言尋嘗反覆思惟此諸書者故剽竊耶抑傳記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此明取刪削定為禮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為善或是之於君父或成之為私書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後世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有數句數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濟瀆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爲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輒能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即運瓶之術盖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每假貸貨帛財物者隨禱即出水面予家曾親得之如期還納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纂云乃伏機耳洪武間山西張姓者曾倣其制爲之以爲客說是亦巧術者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爲有理恠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稿二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四

辯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内殊無指實聞之者或疑或罔亦無定見不知此畫乃南唐後主所有獻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群臣皆莫知也獨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昨夢録）據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特取辦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不再根求昨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

理亦若近是故間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焉盖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辯博

飲器

飲器韋昭以為椑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顔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盖胡人得帝王頭為鉢盂吉祥）榼耶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顔說為是也近時人又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為一歛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為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又不知其義可笑又枝梧謂不能主也（屋之小柱者枝屋之邪柱者梧）故項羽斬宋義諸將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不同也

畫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郎近代論之如戴進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來惟善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可仲圭仲昭是也故予最有詩

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知八法通本朝王紱亦曰畫竹之法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二言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称郎者衆矣因畧具于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為黄頭郎吳周瑜称周郎晉桓冲名買得郎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為王郎何晏稱粉郎何郎王僧辯稱鮑泉為王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斆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梁顏恊曰顏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邵呼袁聿脩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鵨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緇郎元結名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称李林甫曰早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塘曰石郎王溥呼子祐為二郎王安石小字獾郎謝瀹稱郗渾曰宅南郗郎朱熹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虜人呼為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畫迥出一時有李白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薦紳其字也楊公士奇作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縉紳嘗見其圖書亦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石刻耶

刀劒録鈌

陶弘景之作刀劒録以其刀劒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堙没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名世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揚文質素龍鱗）其於劒也周之錕鋙吳之屬鏤楚之干將鏌鋣越王所帶者歩光區冶所鑄者五柄（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鋒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不可鈌也以至列子之三劒（含光承影宵練）孫權之六劒（白虵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鋑）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𩂣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𩂣徐廣註曰一作晝又作圖未詳墨談云疑𩂣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𩂣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覧收亦廣矣然止得靁𩆀𩇓霝畾五字又未有前字也

五株栁

藝苑雌黄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栁非也且五栁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苕溪漁隱論沈彬不當用陶潛彭澤五株栁潘岳河陽一縣花之句以予論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栁又曾為彭令人品詩章高出千古用以羙縣令亦自穩當何謂五栁非為令時

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劍是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一觧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数句後則曰一觧又数句曰二觧如此言者盖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觧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觧一柱馬耳詩之曰一章幾章者盖說文音十成章十者数之終詩畢亦樂之一終也故曰一章

僧衣

僧舊着黒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蒭元是黒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来面目見馨香又薩天錫嘲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禅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今赴應僧也）衣葱白

舉子問試題

予甞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詰考官而問題意若桯史所載沛然雨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巳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總也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

之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曰京都者蓋天下以洛陽為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
朝之称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之耳

唐雙名美人

元稹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愛妓名真真張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錢塘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盈盈大曆中才人張紅紅薛瓊瓊楊虞卿者英英不知唐時何以要取雙名耳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徒求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會萃成文述註于左其舞律呂節奏庶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遊月中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制之（魚樵閑談云與羅公遠遊回令伶人作鄭嵎詩註與葉法善遊歸於笛中寫其音）會西京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為霓裳羽衣（碧鷄漫志云為創於敬述潤色於明皇沈存中云用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楊曲為腔諸書皆同）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見前）（漫志沈存中亦引辨為商調）其譜三十六段（見混成集）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見齊東野語樂天詩亦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虹裳霞披步搖冠鈿音纍纍

珮珊珊奏曲之数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唳鶴曲中長引聲（但漫志云飾奏有二十二遍餘皆同）惜文人往往指為亡國之音（如杜牧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雲落水之意非人問曲也（見齊東野語）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巳之事為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巳著書賦附於卷末為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為郎咸偽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荅予擾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偽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称子上子高子順於巳之篇言巳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巳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觧使當時朱子以為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為之觧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為宋樂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予考子思魯繆公欲用為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況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不各句分觧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為謬亂以孔安國為孔茂所生孔驩又

加為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為僞固僞矣或者非咸所為其註豈生子和之處以為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称名而称字然則歷称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為亦必考其譜志况咸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為之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為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為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豈與老子爭彊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徃而不可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周易則不惟不知揚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夫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為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必挩而同之可乎是猶以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尚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遡高帝元年總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

毁行難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檮杌

晉文春秋楚史檮杌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以為子行所作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為上註曰旅衆也以為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訛而為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本朝頒書訣史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皆作爲字此雖非若旅字之差而同文之責者亦所當知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壁所藏安國所為其後王肅序之亦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云却又是安國言語何也為序之而又以吾為安國疑必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付得而讀之其於缺略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書所載為家語者則又別為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

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書割裂纖成之耳然後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肅自為也故巳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見王考徒為悵悵有力者梓其文附於何序之後使後人有所考云餘意見事物類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無本少遊爲字說者元蔣惠字季和號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和號紫芝生同時皆能書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為名為字為號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悮記故錄出

文文山

墨談辨文山公嘗為相也死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辨證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尤為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屍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為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為俘虜至燕留東宮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太德七年得公主懿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蕃時得之父母者將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將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已上出指南錄末鄧傳註）不獨如

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被執音信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矣予意公與夫人間關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書以與夫人使勵其志若自爲之贊亦前寫具衣帶之間此更畢談之欠考是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續綱目之是（若吟嘯集云張千載訪夫人於俘虜使焚公屍囊骨回付公子事真糊說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爲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才王盖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爲五侯耳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illegible]才五人乃光武所

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度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孝成后姓）丁（孝哀母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丘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

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南唐王魯為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以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六太儀前日煖房未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斂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輩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極長聖於便鞵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宣和間婦人鞵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為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安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賛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度使不作（音做）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雜種出晉前燕載記賛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

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與兄弟侍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與之箭殊不知覲
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與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
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鐵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
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獨忠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昔之英惡亦可見也袁盎曰申屠嘉為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車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降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為相其子怙勢人稱為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為丹青宰相姚崇為救時宰相蘇味道為模稜宰相李邦彥為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環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閔播曰盲宰相楊再思痴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

曰三旨宰相寇準為真相李綱為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内侍擅寵為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為黑衣宰相魏野亦称白衣宰相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畢談以楊鉄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内侍盧道隆又造之（制見三朝志）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制見本傳）水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已上三物制見玉海漏刻門）指南車起於周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為之（制見侃御録）又聞元有灯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固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苟欲為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題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誕謾者亦曰白日鬼（出劉攽暇日記）又三佛齊國來朝貢時跪於殿陛先撒金銭花次真珠龍腦

謂之撒花盖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花錢以重禮媚胡耳（出如齋草）今人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巳又以鬼字為訛以謂如化緣一類謂之撒化錢又以花字為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木格閒板謂之鬼背兒陸德明禮記什文註閣庋庋字九毀反毀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字也故閣板之鬼背兒當用此庋字乖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又以為聰明意錯矣

漁皷

漁皷起於宋名通同卯

七修類藁二十四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二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面帛粮罌看果紙錢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袱謂之粮罌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飢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主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即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為姪取字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韻會辯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為父子遂以為真不知受為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為溫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待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又以父子何爲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交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觧其故於省職者唐常殷鄉陟署名自謂如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樣史等盆村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梆應辰嘗押字盈丈刻于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惟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著名而小花為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歆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為草取其便書若郗

之惟王之歪亦異也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則當以名焉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驂馬襍山特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州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傳以謂李白李頎之遊浩然綦毋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之觀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未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真郡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騾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騎鹿車後或訛畫為牛也且接離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

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傳識

李賀玉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歘下榻叩頭不願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紀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耶見宣室巷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凝虛殿命某與文士輩纂樂章今為神仙願母毋以為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夢紬在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恠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部終時亦夢覓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睢

骨梲國世為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咨頷從遂終使逐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犬

宋人杜修妻薛氏為白犬所姦杜知黜妻犬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為盜殺今世謂白犬成精罵人狗種者亦或是歟

訛名

馬氏手錄嘗辨楊州道中琉璃王冢乃漢劉厲王冢也今聞湖州近城村鄉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滸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

亦訛之也

誌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尚像野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廿年根尚存梁碑少剥趙子昂碑記其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録出人物內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灯録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擬為虛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二年什氏生金寶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來穆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御㝢又非喻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為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為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盖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為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称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冥

探曲證彷佛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説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簪横吾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為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塟王禮朝復立一人盖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垂佛氏此也予嘗閱見此説最為可笑厯数天命豈容以一人而盖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我太祖為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蚩之對固應元宋之紅巾[illegible]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能如李淳風之對　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世祖嘗曰秉忠占事之未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数莫得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扵殿下称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取殿者正

後為五寺之基（見天地續）番僧楊璉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為寺逆数至扵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遊婢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賈扵其夫或云流為萬安丞時與爨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賣為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賴甚為慚惶予意其母為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

韻府多缺

韻府群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奇怪隱僻者多未録也故姚江村為序故用紅羅梅孱與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纓絡太清樓而間長厝諸人扣銅刻拂文璧之談之一事以見群玉未收輒以識之吾杭先輩徐廷之曾欲補之以為非十卷不可耶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編已四十卷矣然於一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尚多也且於群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殷氏纂之垂三十載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為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抑造物者因不欲耶雖然蓄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之特易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録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第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瓔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挑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彌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號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鋪右牽而未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恐及庭砌方當軒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舊主疑借人來之香散緑驄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髯長髯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絶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我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撫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屋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双眉緑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趂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文苑作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録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己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帷誕幽顯之説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録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録其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盧而

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為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赧顏遣之盖識俗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朝廷自用洪武正韻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陸公可謂多辯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笞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為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弒衆者不知又為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黃巢尚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聞為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禄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為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為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為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為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與真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妲己而坐為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始於此也後世以紂為春畫悞矣胡元娼夫詹俊子為淫亂之物實淫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謊器也盖以紂為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為録出示人欲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為惡也

原棊及蘇王

棊有三焉圍棊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皮日休原奕則辯明始於戰國無疑象棊雖見於太平御覧為周武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棊明矣幽怪録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摇地得古塚有瓮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鬭象棊是以象為棊棊勢而分陣鬭則象棊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末乎弾棊始於劉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献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厚序棊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存於間以為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耶往往小人精絶故荊公東坡性非不敏荊公棊將敗則隨手歛之（出遯齋閒覧）東坡自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皆闔戶無人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随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余以此旨不得其妙不能不爲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笄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王乃圍碁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碁故遠開其聲耳

犂明

徐廣曰犂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犂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犂結也程大昌曰諸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襍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襍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予以惟程說最是但黎犂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犂通用謂犂耕也田器也恐此犂字誤刻

五稱呼

近世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李愚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詬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昫蓋道之親家也阿奢奢集韻㨨作爹也唐世稱乳媼之夫曰阿奢竇懷貞娶韋后乳媼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真僞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

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乎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説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間未使一篇東澗以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為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辯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茁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成邈非寧静無以致遠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静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两參寥辨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辯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泰山没字碑

泰山有没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曰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乎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耶臺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何孟集古錄皆云六處七碑）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此非其石函乎況金泥其文玉爲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為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録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焦奎）親見某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為隋時所刻是古人真有石套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莫恠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為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為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綱添地殺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盖　吴用　盧俊義　関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横　呼延綽　李俊　花栄　秦明
李逵　雷横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横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固杜喬（漢桓帝時人）李雲杜衆（同上）李膺杜密（同上）李白杜甫（唐玄宗時人）蘇武李陵（漢武帝時人）蘇味道李嶠（唐睿宗時人）蘇[illegible]之李[illegible]義（唐玄宗時人）是皆同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淮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闕去之敕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斵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碑詩亦有饞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録又曰元和中有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勑段

文昌別撰與羅詵同余謂排碑之事顯而詐碑之事幽何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録其幽隱不可知者邪况役吏以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婦言爲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爲諱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廜𢊍以此廜𢊍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絶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託三因方上有之今曰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黄配以椒桂似即崔寔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黄者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数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寒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黄意也孫公必有神見今録方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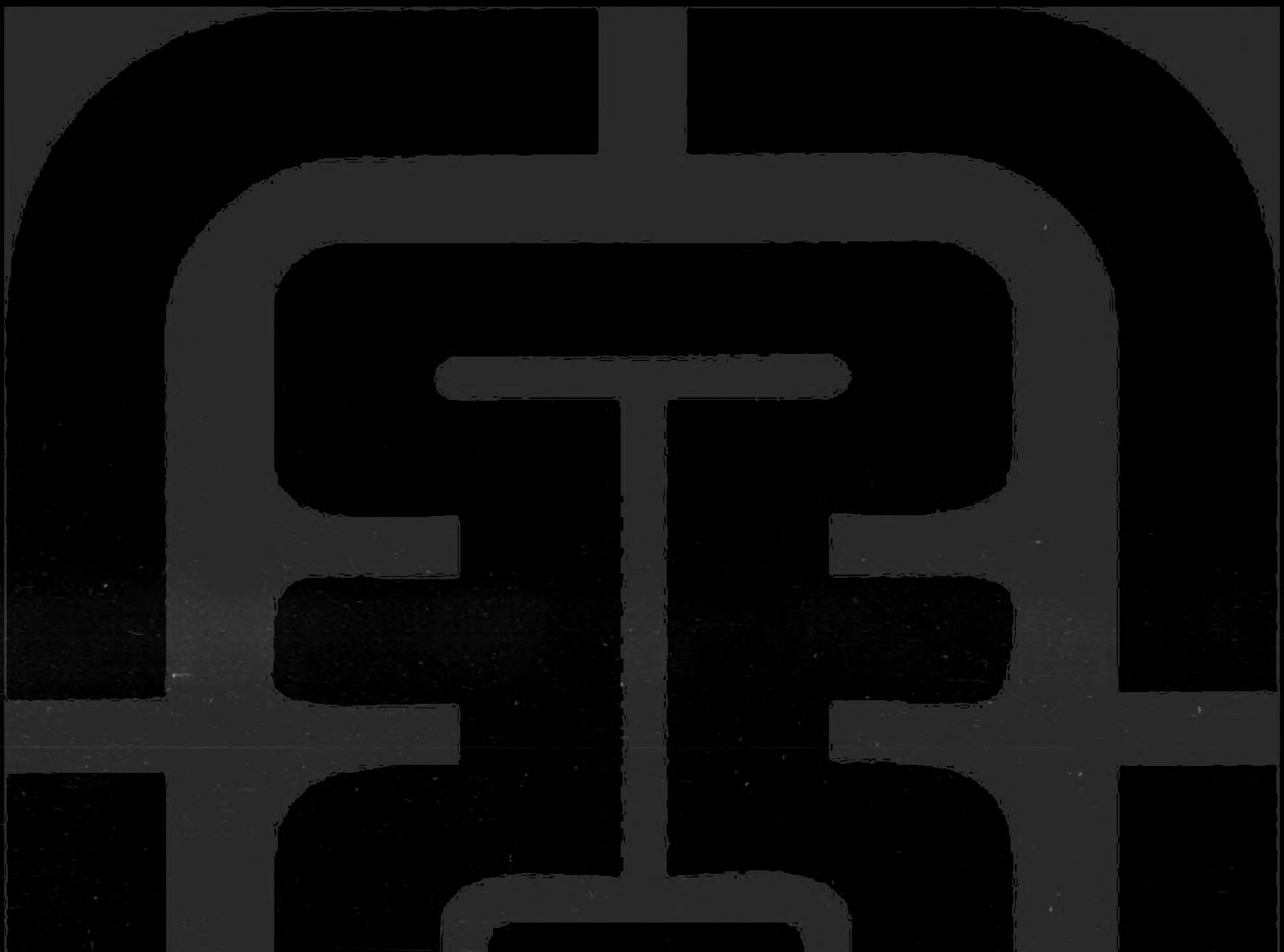
大黄　桔梗　白术　桂各（一两八錢）

烏頭（六錢）　菝葜（一两二錢）

右剉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户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两

藍尾酒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觧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祗為末座飲之在後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澱也說文云澱滓垽也滓垽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則以蘊所謂酒澱匝末俱通矣

修類藁二十五卷終